

列 宁

吴蘭编

文工出版社出版

列
寧

蘇聯學習叢刊之一

編者 吳蘭

出版者 文工出版社

香港筲箕灣道二〇六號三樓

總經售 初步書店

香港中環域多利街十七號

承印者 商務印書館香港工廠

香港英皇道三九五號

基本定價叁元叁角

五〇年四月出版

選舉人，人民，應當要求自己的代表們要他們始終能執行自己的任務；要他們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墮落為政治上的庸人；要他們始終不愧為列寧式的政治家；要他們成為像列寧這樣明白而確定的人物；要他們像列寧這樣奮勇作戰和無情對付人民的敵人；要他們在事情開始複雜化看見什麼危險的時候，也像列寧這樣不絲毫驚惶失措或類似驚惶失措；要他們在解決複雜問題而需要全面分析和全面計算優點和缺點的時候，也像列寧這樣明哲與鎮定；要他們也像列寧這樣誠實和正直；要他們也像列寧這樣熱愛自己的人民。

（節錄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選舉區選舉人選前大會上的演說」）

目次

代序	列寧，好像太陽照耀着大地	· · · · · ·	強巴爾	· · · · · ·	(一)
一	論列寧	· · · · · ·	斯大林	· · · · · ·	(八)
二	在列寧和斯大林的偉大而常勝的旗幟下	· · · · · ·	派·波斯貝洛夫	· · · · · ·	(二三)
三	偉大的革命導師——列寧的生平	· · · · · ·	馬恩列學院	· · · · · ·	(五六)
四	列寧主義的理想勝利了	· · · · · ·	新時代	· · · · · ·	(七二)
五	記列寧博物館	· · · · · ·	子岡	· · · · · ·	(七六)
六	如何研究列寧主義	· · · · · ·	克魯普斯卡雅	· · · · · ·	(九二)
七	列寧的著作出版情況	· · · · · ·			(一〇二)
八	學習列寧	· · · · · ·	華惕	· · · · · ·	(一〇六)

代序

列寧，好像太陽照耀着大地

吳強
巴爾
蘭爾
譯作

強巴爾至死也不會忘却這些日子，

當他乘車沿着國境前進的時候，

大地不知飛向何處去，

花園閃過了，田野遊過了……

彩色曠野上的草在作聲，

白雲掠過了阿爾泰山，向着西伯利亞。

在黃水滾滾的阿萊司河上

胆小的鷓鴣鳴叫飛翔。

在炎熱遼闊的卡羅麥克支草原上
光芒在稻田上燃燒。

憤激沸騰的綠色阿拉爾海

怒浪向着沙灘席捲。

我們阿克丘拔草原上的美女

飼養馬羣，灌溉麥田。

隨後我的眼前驚奇地出現了：

我第一次見到了伏爾加的汪洋；

那有威力的河水滾滾而流，

那潔白發光的海鷗在空中盤旋。

這樣一個國家多麼壯麗！

在蘇維埃高空的天幕之下，

我興奮地前進，我知道已走近
生平夢想的——首都莫斯科！
這兒它出現了，

比我想像的更壯麗！

我聽見了濃綠色花園的喧聲，
我看見了綠松石池塘的光輝，
大廈和旅舍，在地下的火車，
天藍色的大噴水池……

我想：列寧曾經在這兒走過

在他的強有力的壯年時代……

從遠地卡薩赫斯坦草原來的使者，
我去那兒陵墓的所在，

克里姆林的金星在發光，

那兒閃耀着愉快的光，在燃燒人民的心。

陵墓位在全國的正中心，

人民，好像河水一樣向它流動。

來自塔齊克奧洛刺和卡薩赫斯各地的人民，

帶着他們內心的愛和他們眼中的哀悼。

來自阿富汗、波斯和亞述各地的人民，

好像孩子們回到父親那兒來，

也像士兵們回到他們的大本營來。

我跟他們一起興奮地進去，

我張着眼貪婪地看。

我看見——他在柩中，突突如生，

靜穆、英明、樸直而慈祥。

旗幟敬愛地垂在他的身旁，

人們經過他的身旁，他却不動。

他沒有聽到，一個鬢背灰髮的我，怎樣地對他——用卡薩赫語言低聲好像子女的问候。

我低聲地向他宣誓——要做列寧的學生，

像列寧一樣地思想，像列寧一樣地鬥爭和生活。

對子子孫孫，對大家，

用詩歌來告訴他們，

列寧，好像太陽，照耀着大地。

列寧的天才在斯大林的生活發光。

我是個地球上幸福的歌人——

我在莫斯科克里姆林見了斯大林。

我站在人民領袖的旁邊

緊握着那强有力的手。

他用他高過拍米爾山和星的精神，

那樣和靄、純潔在照顧人民。

他把他超過了阿拉爾海的能力，

每個窮人當他父親一樣。

他像太陽一樣光明、崇高、有力，

人民從他的光得到溫暖。

他，好像海洋一樣，無限的偉大……

可惜強巴爾不善說話

沒有語言可以歌唱出來，

恰當地歌唱那斯大林的天才。

當太陽出來的時候，我將去草原，
從幕帳中我將召集集體農場的農民，
我們要高歌，一致地歡唱，
好像山上的瀑布潺潺而流；
草在沙沙作聲，泉源在低語，
叢林被風吹得輕輕作聲。
甚至在最遙遠的星
也將聽到歡唱偉大領袖的歌聲！

強巴爾（1846—1945）卡薩赫斯坦的民族歌人，「斯大林獎金」的得獎者。他應斯大林邀請，到過莫斯科。這首詩就在他遊歷首都時寫的。詩題原名「列寧和斯大林」。

一 論 列 寧

斯大林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克列姆里軍校學生晚會上的演說

同志們！我得到通知，說你們這裏舉行回憶列寧的晚會，並邀請我也來作一個報告。我認爲，把列寧底活動拿來做一個有連貫的報告，是沒有必要的。我想，倒不如只把一些表明列寧爲人和爲活動家的幾個特點的事實，告知大家。這些事實相互間也許沒有什麼內在的聯繫，但這並不能妨礙我們得到一個關於列寧的概念。無論如何，我這一次所能給予你們的貢獻，不會比上面所約許的更多。

山 鷹

我最初和列寧認識，是在一九〇三年。固然，這次認識還不是親身晤面的認識，而是相

隔兩地，在通信上的認識。但這次認識在我腦海裏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我在黨裏工作的整個時期中，這個印象始終都是沒有消失過的。那時，我正被流放在西伯利亞。當我知道列寧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特別是一九〇一年以後，在『火星報』出版以後的革命活動時，我就深信列寧是個非常的人物。當時在我看來，他不是我們黨底一個普通領導者，而是我們黨底實際創造人，因為只有他一人瞭解了我們黨底內部實質和迫切需要。我每次拿列寧去與我們黨底其他領導者比較時，總覺得列寧底戰友普列哈諾夫、馬爾托夫、阿克雪里羅得，以及其他等人，是遠不及列寧的；列寧和他們比較起來，並不簡單是一個領導者，而是最高典型的領導者，是個山鷹，他在鬥爭中不知恐懼爲何事，而大膽引導我們黨沿着俄國革命運動新關道路向前邁進。這個印象竟這樣深深印入了我的心靈，使我覺得必須寫封信給一位僑居國外的知己朋友，把這個印象告訴他，並要他給我一個評論。過了不久，當我已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時，——這是一九〇三年末，——我收到了我那位朋友底愉快答覆，以及列寧一封簡單而內容豐富的信，原來我的朋友已經把我那封信交給列寧看過了，列寧底這一封信

雖是比較不長，但是對於我們黨底實際工作給了一個大膽無畏的批評，並把我們黨在最近時期內的全部工作計劃作了一個格外明白簡要的說明。只有列寧才善於把最紛亂的事情描寫得這樣簡單、明瞭、扼要和大膽——他的每一句話都不是一句尋常說出的話，而是一顆打中目標的子彈。這一封簡單而大膽的信，使我更確信列寧是我們黨底山鷹。可惜，我按老秘密工作者習慣，把列寧底這一封信也同其他許多信札一樣撓掉了，這是我不能寬恕自己的。

從此時起，我就開始與列寧相識了。

謙遜

我第一次會見列寧，是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在塔墨爾福斯（在芬蘭境內）舉行的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上。我本來指望會見我們黨的山鷹，會見一個偉大人物，這個人物不僅在政治上偉大，而且想必在體格上也是偉大的，因為列寧當時在我想像中是一個魁梧奇偉的巨人。當我看見他原來是一個最平常，低於中等身材，絲毫——真是絲毫——無異於平常漢子的人的

時候，我又是如何感覺失望……

按一般慣例，『大人物』通常都是開會遲到，使會場上的人都望眼欲穿，等他出現；而且臨到大人物出現時，大家就彼此警告說：『噓……靜一點……他來了。』我當時覺得這個儀式並不是多餘的事，因為它能令人肅然起敬。當我知道了列寧比代表們到的還早，躲在屋角裏，用樸實態度同那些參加代表會議的最平常的代表們進行最平常的談話的時候，我又是如何覺得失望呵。老實說，我當時覺得這未免是有點兒違背了某些必要的規矩。

後來我才明白，列寧這樣樸實謙遜，這樣很不想露頭角，至少是不惹人注目不擺架子的特性，正是列寧底一個最大長處，正是他之為新羣衆底新式領袖，即人類最『下層』平凡大衆底新式領袖所固有的最大長處。

邏 輯 力 量

列寧在這次代表會議上作了兩個光輝的演說：一個是論時局，一個是論土地問題。可惜

這兩個演說詞都沒有保存下來。這是兩個異常興奮、使代表會議全場歡欣鼓舞的演說。非常大的說服力量，簡單明瞭的論據，簡短通俗的語句，沒有半點矯揉造作的色彩，不玩半點令人昏眩的手勢，不用半句故意刺激聽眾的辭藻，——所有這些，都使得列寧底演說比通常『國會』演說家底演說高出萬萬。

可是，當時使我佩服的，還不是列寧演說底這一特點，而是列寧演說中那種不可克服的邏輯力量，這演詞雖然是較為乾燥的，但是着實地抓住聽眾，一步一步地感動聽眾，然後就把聽眾俘虜得所謂精光光。我記得當時有很多代表這樣說：『列寧演說中的邏輯，簡直是一種萬能的觸角，好像是用螫子從各方面把你鉗住，使得你無法脫逃出去：你不是俯首投降，就要完全失敗。』

我認爲列寧演說中的這個特點，就是他的演說藝術中最強有力的地方。

不灰心

我第二次會見列寧，是一九〇六年在我們黨底斯托哥爾摩代表大會上。大家知道，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布爾什維克僅佔少數，遭了失敗。當時，我第一次看見列寧處於失敗者地位。他絲毫不像那些因失敗而灰心喪氣的領袖。恰巧相反，失敗倒使列寧精神倍增，鼓舞着自己的信徒去作新的戰鬥，爭取將來的勝利。我現在說的是列寧底失敗。但這究竟是怎樣的失敗呢？得瞧一瞧列寧底敵人，即斯托哥爾摩代表大會上的勝利者——普列哈諾夫、阿克雪里羅得和馬爾托夫等人，他們很少像真正勝利者，因為列寧用他對於孟什維主義的無情批評，簡直把他們打得體無完膚了。我記得，當時我們這些布爾什維克代表們，都集合在一塊，望着列寧，請他指教。在某些代表底議論中含有一種疲乏氣餒的情緒。我記得列寧如何冷嘲了這種議論，他說：『同志們，不要灰心吧，我們定會獲得勝利，因為我們是正確有理的。』仇恨那些灰心失望的知識分子，確信自身力量，確信勝利前途——這就是列寧當時對我們說到的事情。令人感覺到，布爾什維克底失敗是暫時的失敗，布爾什維克在最近將來就會獲得勝利的。